

阿巴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集



阿尔巴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集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封面画：张守义

阿尔巴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集

书号1805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190,000 开本850×1156毫米¹/₃₂ 印张8⁵/₈ 插页2

196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5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价(3)0.84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出 版 說 明

这本小說集共收阿尔巴尼亚当代十二位作家的十三篇作品，是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納伊姆·弗拉舍里”国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現代散文选》(英文本)中譯出的。《作者簡介》也是根据該书所載的材料編譯的。

目 次

罗荣堡怀古	农达·布尔卡 (1)
倔强的丫头	斯泰利奥·斯巴塞 (9)
那就是我, 乔博·拉布西	舍夫克特·穆薩拉伊 (17)
乔治·戈莱米一生中最后的日子	季米特尔·舒特利奇 (62)
兵役证	莫伊西·扎洛什尼亚 (110)
多尔多列克	索瑪·卡乔里 (119)
生命的春潮	法特米尔·吉亚泰 (128)
突围	法特米尔·吉亚泰 (138)
英勇奖章	齐尼·薩科 (169)
一报还一报	雅科夫·佐泽 (179)
继承入	阿里·阿布迪荷沙 (214)
迷途的羔羊	索梯尔·安多尼 (234)
金泉	納伊姆·普利夫提 (257)
作者簡介	(269)

罗柴堡怀古

农达·布尔卡

阿尔巴尼亚的儿女那么勇猛！
他们比国土上的堡垒更为坚牢，
在祖国面临危亡的生死关头：
他们的愤怒多么可怕！他们的友情最为可靠……

——拜伦

死者的骨灰建设了祖国

——拉马丁

我站在那里，凝望着在温暖的秋阳照耀下的罗柴堡古堡，仿佛听到英吉利海峡隔岸两个诗人^①那优美歌声的遥远回响，在近一个世纪以前，他们就对阿尔巴尼亚山鹰^②倾注了满怀热爱。

在想像中，我看到两串晶莹的泪珠，像两行冰柱一样，挂在永恒的岩壁下。我想起不幸的斯库台母亲，像传说的那样，她被

① 指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和法国诗人拉马丁(1791—1869)。

② 阿尔巴尼亚原名叫“什奇普利亚”，意即“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像山鹰一样勇猛。

活埋在城堡的高牆里。这两串晶莹的泪珠必是那不幸的母亲洒下的。她献身的时候，把一只眼睛留在城墙外面，为的是别人把她的孩子抱给她喂奶时，她能看到亲生的孩子。^①莫非我的眼睛使我产生了幻觉？一个人在遐思幻想中看到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

那个传说中的母亲的泪珠，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母亲。

在高峻的群山、碧綠的草地、深深的沟壑、傾泻的溪流构成的庄严景色的衬托下，我看到另一个母亲。她勇敢地面对着重时代的盛衰，无论是在她头戴荣誉的桂枝花环，还是在她戴着受难的荆冠的时候，永远是目光炯炯，高昂着头，从来不曾有过沮丧。她举着劍，抵擋住命运之潮的冲击，儼如古代的亞馬孫族^②女英雄。

古色古香的斯庫台，帶着時間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記；在这样的城市，傳說和历史是如此錯綜地交織在一起，你几乎难以分清二者的界限，也无法想像冲击着母亲受磨难的胸怀的那泡沫

① 阿尔巴尼亚流传着这样一个悲壮的传说：当年，阿尔巴尼亚人为了抵抗羅馬、土耳其的侵略，在斯庫台修建罗柴堡城堡，因地势险峻，无法建起。有人說，必須埋进一个年輕的妇女，城堡才能建成。一天，有个年輕、美丽而善良的母亲，来給建城的人送飯。大家为了修好城堡，便要活埋她。年輕的母亲哭了，但她懂得，只有建起城堡，才能抵擋外国侵略軍。为了祖国，她甘心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她有个心願，希望能繼續哺育她唯一的孩子。人們答应了她的要求，她便自动躺在城基上，让人們在她身上建起城堡，外边只留下她的一只眼睛、一只手、一个乳房，以便繼續給孩子喂奶。据說，从此以后，不管晴雨，城牆仍在滴水，这就是那位母亲的乳汁。她的乳汁，不只哺育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哺育了創造这个傳說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忠于祖国的堅貞精神。

② 希腊古代傳說中巴尔干半島北部西徐亚一带的一个强悍善战的女人族。

飞溅的浪潮。

一个人时常会沉入沉思默想中。我站在那里，瞻仰着写过《欢乐和忧伤》的我們的詩人的墓地上那一百多只花圈，不禁想起了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射进母亲的花圈的毒箭。米吉安尼^①的詩句“什么时候时代才会給我們光明？”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

颶风常常給这一帶造成巨大灾害，母亲的眼泪仿佛永远干涸了；在战争中，战刀的利刃往往会变鈍，而母亲的心却从来没有过平靜；有时候母亲的心或許被迫而跳动得緩慢些，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跳动。

潮来潮去，潮落潮涨，人們在一生的岁月中，有时候悲伤，有时候欢笑；他們的房屋被烧毁，又重新建起，被夷为平地，又盖起新的，然而流动在母亲血管里和心臟里的血，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跳动。

“她的心是多么坚强啊！”外面的世界悄声說。

“他們为什么不屈服？为什么这样頑强？”別人問道。

颶风中传来山鷹的怒鳴：

“光荣属于勇士的頑强精神！”

在罗柴堡古堡无言的城墙前，緬怀往古，我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展現在眼前。当你深深钻进历史世紀的云雾中，你会沉浸到神話的世界，自然地想起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話中，奥林匹斯的众神早已湮沒无聞，普罗米修斯却还活着。他不只活在人們的記憶里，而且活在著名詩人的文学作品中。普罗米修斯被

^① 米吉安尼(1911--1938)，阿尔巴尼亚的革命詩人。

綁在高加索的山岩上，兀鷹向他扑來，啄他的眼睛，但他永不屈服于暴力的威壓或謊言。宙斯^①已湮沒無聞，普罗米修斯却活着。母親的心就像普罗米修斯的心，她抵擋住一切暴力的威壓，不向謊言屈服。

因此，母親是永生的。

我一直凝望着羅柴堡古堡，我的幻想馳向鳳凰——埃及人民古代神話中的鳥。鳳凰長大之後，立刻化做火焰，從它的灰燼中得到再生。

因此，鳳凰是永生的。

我把母親比做鳳凰。她有多少次變為灰燼，而又從廢墟中得到新生啊！

我回想起斯巴達。當時，有人告訴里昂尼達斯和他率領的駐守在溫泉關的三百個斯巴達勇士說，波斯人來得這樣多，他們的箭簇遮天蔽日，里昂尼達斯却答道：

“他們來得越多越好，我們就在他們箭簇的蔭涼下戰鬥！”

多少世紀以來，母親的兒子們不是也會在敵人槍彈的陰影下戰鬥嗎！

這是一件史實：我的情思飛往克魯雅^②。我看到一頂頭盔、一雙鋒利的眼睛，從城堡里投射出霹靂般的反擊。將近四分之一的世紀，土耳其紅色的新月徽旗懸掛着，並把它的陰影投向歐洲海岸。歐洲人吓得心驚膽顫，而克魯雅的山鷹，卻向亞細亞的首領發出挑戰：

① 古希臘神話中奧林匹斯山的主神。

② 十五世紀，阿爾巴尼亞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領導人民，反抗土耳其的侵略達二十五年之久。克魯雅城堡便是斯坎德培當時駐守的地方。城堡遺址至今尚存，阿爾巴尼亞人驕傲地把它叫做“鷹之巢”。

“这里不許你通过！”

土耳其苏丹发誓要把阿尔巴尼亚变为荒原，結果，却使他的雇佣兵落得尸骨遍野。

然而，这并不是传说。

我想起伊利里亚族。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是无限的！

它給予世界以士兵、艺术家……。我看到母亲紧鎖眉头，目光里流露着忧郁。或許她想起了多少世紀以来流亡在外的儿女們。世界上沒有几个国家可以宣称，它有一半人口在国境外受着磨难。他們像无巢之鷹，离乡背井，居住在国外。然而他們与祖国的血肉联系却是如此坚强有力！下面便是一个出色的例子：一百多年以前，拿破侖通令在欧洲大陆封鎖英国。英国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在海上封鎖法国。你看，封鎖也并非我們这个世紀的发明。

英国舰队警戒着，不許任何船只穿过地中海。

但是，就在英国水兵的鼻子下，一只快船冲破封鎖，駛进大西洋。海軍上将納尔逊大怒，命令部下严加監視，在那只船的回程上截击它，并把船长逮住帶給他。結果，几天之后，那只船果然回来了，恰恰落到封鎖者的手里。他們生俘了船长，把他帶到納尔逊面前。

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蓝眼睛、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走进納尔逊的房里。

納尔逊用一只眼（在战争中他丢了一只眼）默默盯着他。那个青年也直直地盯着納尔逊的独眼。

于是納尔逊問道：

“你不知道女皇陛下的命令嗎？”

青年：“知道的。”

納尔逊：“那么你为什么冲破封鎖？”

青年：“为了我能活着！”

納尔逊：“你怎么竟敢这样干？难道你不怕嗎？”

青年：“我根本不知道‘怕’字。”

納尔逊的独眼迸发着火花。

納尔逊：“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我处在你的地位，你会怎么办？”

青年：“我早就把你絞死了。”

納尔逊被青年的回答弄得目瞪口呆，沉吟了半晌，又問道：“你是从哪里像電子一样崩出来的？”

青年：“我是从爱奥尼亚群島来的阿尔巴尼亚人。”

这个在当时是最大舰队的海軍上将，拍了拍青年的肩膀，說道：

“現在你可以走了，但是，如果我再逮住你，我一定把你絞死！”

当那个青年微微弯了弯身然后离去的时候，只听到納尔逊喃喃自語道：

“他們是怎样的一個民族啊！”

希腊的历史学家、作家斯匹罗斯·米拉斯在他的《米奥里斯》一书中，对上面这段插話作了这样的評論，我把他的原句摘录如下：

“納尔逊的独眼，沒能吓唬住这个勇敢地冲破封鎖的阿尔巴尼亚青年那一双无畏的眼睛，这还是头一次。”这个青年就是米奥里斯，在一八二一年希腊革命期間，他擢升为希腊总舰队的海軍上将，有不少的書記叙了他。

在山天相接、山鷹和烏鴉格斗的地方，籠罩着染血的阴云，透过阴云，我讀到一部未写出的书，一部傳說式的书，却并非傳說，而是一部記載历史事件的书。我不知道这部书将来能否写成，把这个国家几百年来对世界的貢獻告訴全世界。

这是一部記載阿尔巴尼亚人民功績的金色的书。

我不是在幻想中看到了母亲，而是亲眼看到了她。我又听到詩人弗拉舍里^①的詩行，它像当格里亚透明而純淨的泉水一样流暢：

我亲爱的母亲，阿尔巴尼亚！
你欢欢喜喜把我們养大，
我們一个个来到你的面前，
遵从你的命令，你的召喚！

你头上四周环繞的群山，像裝飾过古代少女的花环。

你那青青的牧場，碧綠的山谷，密林遍布的群山，富有傳說色彩的溪水、河川的清流，為我們制成了节日的盛裝。永远无畏的正直人民，在你的土地上劳动、流汗、唱歌。你的每个乡村都有了电力，盲人得到了光明，每个牧人的袋子里都装着初級讀本。

母亲的心跳得多么快啊！

于是我矚望着那面旗帜。啊！那永远飄揚、不曾屈服的旗帜。它受过火的洗礼，沾过炮灰的污尘，經過冰雹的打击，为火

① 納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阿尔巴尼亚伟大的爱国詩人，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奠基人。

焰燃烧过，被子弹打穿过，它拍击着翅膀，飄揚在孕育着雷鳴的阴云深处，从风暴中辟开前进的大道。它那呼啦啦的拍击声和母亲心臟的跳动声，是和諧一致的。因此，这面旗子是永生的。

我看到了坟墓。那不是在床上死去的人們的坟墓，而是烈士們的坟墓。人們把他們的骨骸从山間收集攏来，埋葬在这里，用鮮花裝飾着。这是两万八千多烈士的坟墓。他們用荣誉的染血的花圈，裝飾着历史。在每座坟墓上，我都看到閃閃的螢火虫，不，那不是螢火虫，而是母亲的心被分做千千万万閃耀的火花，撫爱着她每个在战斗中陣亡的儿子。母亲的心为之跳动的人，是永垂不朽的。

十一月二十八^①——十一月二十九^②。

这是阿尔巴尼亚母亲的一双不可分开的美丽姊妹，她們不能分离而生存。

张 奇 譯

①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伊斯馬依尔·基馬的领导下，进行了民族解放斗争，在发罗拉升起第一面独立自由的旗帜，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从此，結束了土耳其在阿尔巴尼亚四百五十年的殘暴統治。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德国法西斯匪徒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了全国。

倔强的丫头

斯泰利奥·斯巴塞

我现在要给你们讲的是一件我们这一带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听过的事。卡拉马斯村农业合作社的人，都管斯杰方·吉纳伊的孙女儿列娜叫倔强的丫头。我要讲的就是关于她的故事。你们大概还没听说过吧，那末就请大家听一听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吧。这是一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列娜也跟这个村子里所有的姑娘一样，在群山环抱的湖岸边生长，在丛林中，在湖畔度过童年。很小的时候，她镇日在岸边玩耍，采摘白睡莲，往重重迭迭的花瓣里洒水；她用白粘土和湿沙子作面包，用小枝条和泥土盖房子，搭牛栏和羊圈。爷爷交给她看管一头牛犊和三只小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她在林中空地上放牧或寻找牲口。有时牲口跑近丛林边缘，等到她找到了它们，往往又忘了当牧人的职责，自己钻进灌木丛里去了。傍晚时分，她才拿着一根小树条，把牛犊和羊羔赶回家来，这时她头上戴着花冠，脖子上挂着花环，腰带上插着花束，手里还捧着花球——简直成了新嫁娘啦。村里一大群快活的男女孩子团团围住她，嘁嘁喳喳地叫着嚷着，向她要花儿。列娜得意地微笑着，从花环上或花球中抽出花儿，扔给这个一朵，扔给那个一朵，最后让每个人都分到一朵花。

跟着列娜走的孩子越来越多，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新娘，在这亲的行列中庄严地走着。

“天雷劈了你，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又不是蜂王，干嘛让这么多孩子围着你轉！”媽媽大声叫罵着。不过，說句老实话，有这么一个伶俐可爱、活泼淘气的好女儿，媽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不知不觉，列娜·吉納伊已經长成一个討人喜欢的大姑娘了：緋紅的脸蛋像奧赫里德的苹果，修长的身材像挺立在岸边的柏树。她长得美丽极了，簡直跟森林里溪流中的仙女一样。

無論誰見到列娜挽起袖子在岸边洗衣服，或者大热天往自己脸上泼湖水，都会把她看作仙女。誰要是見到她在丛林中放牧牛犢和山羊，或者撿拾樹枝和枯枝，也准会把她看成仙女。因此，在秋天的那些节日里，列娜和她的女友們跳起环舞，或在春天和夏天，她們在田里鋤草或收割时，村中的小伙子們都叫她仙女。

“斯杰方的孙女把我們的儿子給迷住了。”农妇們嘟嘟囔囔地埋怨着。

村子里的小伙子們在街上碰見了列娜，目光跟她相遇时，他們的心就急剧地跳动起来。如果她对誰打个招呼，这个人就会高兴得无法形容。“列娜要是做了我的妻子，跟她一道干活，一同下地，一起跳舞，一块儿待在家里，成家立业，該是多么幸福啊！她将成为四个、五个，甚至八个孩子的母亲！他們都像列娜一样漂亮，像列娜一样伶俐，像列娜一样勤勤懇懇，多好啊！”

多少小伙子在浪花拍击的湖畔，在橄欖树和樹的林蔭下，就这样想入非非，度过了許多个无眠的春夕和夏夜。

但是大家觉得列娜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平日去干活，她总

是眼睛望着前面，一本正經地走着，只听得見她那身朴素的印花布連衣裙窸窣作响。每逢星期日，她往头上扎一条白头巾，脖子上戴一串黃紅两色珠子串的項鏈，腰間系上自己用白、黑、綠和天蓝色的小玻璃珠子編的腰带，再配上奶奶送給她的那个銀箍帶扣子，这一切使她出落得益发动人了。小伙子們只好深深地叹着气。她难得往他們那边望一眼，他們觉得列娜真是太驕傲了。

大家都感到，自从六年前村里組織了合作社以来，列娜·吉納伊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勤懇了。她好像一朵盛开的鮮花。

当时，村里很混乱。老一輩的人和青年們为合作社的事爭論不休，有些人贊成，有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則搖擺不定；但是，合作社終於成立了，开始了新生活。农民簡直变得认不出来了。

列娜成了合作社的骨干，每天早晨，三、四十个姑娘和年輕媳妇，带着鐮刀或铁鋤在村头集合。她們一块儿下地劳动。庄稼地上，从早到晚蕩漾着她們的歌声和笑声。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時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晚上，她們彼此互道晚安，每人心里都这么想：“唉，要是这一天再长一点，要是我們能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多唱几支歌，該有多好啊！”可不是么，早先姑娘們分別关在每人的家里，根本沒有机会待在一起。而現在，村庄、田野和周围的群山，都显得生气勃勃，到处是歌声和笑声，活儿干得又快又協調。

在姑娘們当中，列娜的精力最旺盛，心情最愉快。她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但她不喜欢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总願意自己多干些工作，因此，博得了大伙儿的敬爱。列娜，这个穷姑娘沒有念过多少书，只在初級小学毕了业，因为那时村里还没有七年制学校，現在这所七年制学校是解放后新办的。她要作許多家务事，

因而她早先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如今她應該讀書，應該參加合唱隊，當然也應該參加戲劇組。村里的這些事，如果小伙子們和姑娘們不去作，那末又有誰來作呢？難道就讓他們這個合作社落在別的社後面不成？要知道，生活已經起了變化！青年人都熱火朝天地投入了工作。無論在什麼場合，列娜總是走在前面，處處帶頭。過去，太陽一落山，村子里就寂靜無聲，沉沉睡去。可是現在一到晚上，村里的街道簡直就像沸騰起來；從閱覽室和俱樂部傳來的喧笑聲响彻了整個村莊。真不知道這些年輕人什麼時候才去睡覺、休息和幫家里作事！

列娜熱愛新生活，成為這些朝氣勃勃的活動的中心。當列娜在台上扮演合作社某一懶漢的時候，老头子和老太婆們都開心地笑了起來；當列娜上台演唱古老民歌的時候，老人們都回憶起自己的青春時代；而當列娜和姑娘們一起跳起民間舞蹈的時候，老头子和老太婆們簡直在位子上坐不住了。年輕人的歡樂也感染了他們。

但是，有一天，列娜的父母決定按當地的風俗給她訂婚，出乎大家意外的是給她找的未婚夫不是本村人，也不是合作社的社員，而是相鄰的什帕爾村的一個年青人。雖然，什帕爾村要比卡拉馬斯村大一些，但是那兒還沒有成立合作社。這件事使得小伙子們心里很難過，老头子們也不滿意。而其中最傷心的莫過於拉普·托卡拉利的孫子喬治了。

喬治·托卡拉利比哪個小伙子都更愛列娜，列娜也傾心於他。否則，說真的，在聖喬治節的夜晚，列娜跳環舞時，喬治揪去她脖子上的項鏈，她一定不會答應的。再說，在慶祝合作社成立三周年的舞會上，如果不是他，而是另一個小伙子拉去她的頭巾，列娜會同意嗎？否則，他送給列娜這塊現在她這樣用勁地揮